

第四十二章 楚帝生疑心

春日已近，嫩枝新發。

楚帝與禮部官員詳說罷靈山祭天之事，便倚在御書房的榻上休憩。他睡得迷迷糊糊之際，忽聽到耳旁有人隱約說著什麼「南王出，北楚寒」。

這句話輕飄飄的，卻讓楚帝猛地清醒過來。

睜開眼時，楚帝只瞧見御書房裡侍立著內監劉旺。

「劉旺。」楚帝起了身，道，「方才朕聽見有人說著『南王出』之類的話，可是你在絮叨？」

劉旺低眉順眼地回道：「奴才哪敢攪了陛下的清淨？必然是陛下夢中有靈，神明傳話呢。」

楚帝怔了一下，點頭道：「也對。」頓了頓，他幽幽地又道：「朕先前還夢著采芝與朕說話，後來便被這幾句話給打攪了。采芝與朕說……太子不慈……記不得了。」

想到陸兆業，楚帝的面孔為之一寒。

若不是陸兆業命有凶煞，又怎會害得采芝早早離世？

劉旺略略抬了頭，偷瞄著楚帝面色，小心翼翼地道：「陛下，南王出這類的話，市井裡倒是有傳聞。全句說的是『南王出，北楚寒』，大多是小兒遊樂時唱喊，興許陛下在外頭聽到過。」

楚帝不言不語，只披上了件外衫，眉心間一片沉意。

南王出？

莫非……說的是鎮南王？

想到鎮南王，楚帝心底便極是複雜。鎮南王在軍中威望極高，握有北邊三十萬大軍，他多年都未能卸去其兵權，好在鎮南王府的世子不是個有野心的，便是鎮南王有心生事，恐怕也會為其拖累。

想到那成日不學無術的陸麟陽，還有軍功赫赫的鎮南王，楚帝略略有些不安。這鎮南王放在那兒，到底是樁禍患。在響兒繼位前，他還是得將這些荊棘都拔了去，為響兒鋪平康莊大道才好。

想清楚後，楚帝又歇了一陣子，對劉旺吩咐道：「畫貴人還在偏殿歇著嗎？讓她到朕這頭來坐坐。」

劉旺應了聲，出去了。

畫貴人便是新進入宮的柳如畫。她入宮沒多久便幾乎天天都被陛下召幸，白日裡都要隨駕同遊，便是陛下在御書房批摺子，都要她在旁陪伴。

反觀曾經寵冠六宮的柳貴妃，已許久沒有見著陛下的面了。

廣信宮裡，柳貴妃聽聞今日又是柳如畫陪伴聖駕，氣得幾欲發狂。

柳如畫較自己更為年輕貌美，又更似先德妃，恐怕要不了幾日，陛下的心便會到柳如畫那兒去了。現在的柳如畫尚且願在自己面前伏低做小，來日恐怕會耀武揚威！她定要想個法子，讓柳如畫知道誰才是陛下跟前的寵妃！

羅嬪嬪見柳貴妃心情抑鬱，有心討好她，便道：「娘娘，昨日下頭進獻了一支髮釵上來，您必然會喜歡。若是戴了這髮釵，隨陛下一道去靈山祭拜，也能讓畫貴人知道誰才是這後宮的主子。」說罷，她叫婢女獻上髮簪。

柳貴妃定睛一看，這髮簪精細雕出了卷草纏飛鳳的圖樣來，鳳口中銜了顆碩大明珠，下垂寸許長的金縷，極是華貴。

「鳳釵？倒也與本宮相襯。」柳貴妃全然忘卻了沈皇后的存在。她怒在心頭，也不管什麼逾越不逾越，對羅嬪嬪道：「與陛下一道去靈山祭拜那日，就戴這支髮釵。」

下頭進獻到宮中的寶貝總是頭一個送到柳貴妃這裡，讓羅嬪嬪與柳貴妃先行挑選，絕無例外，連沈皇后都要排到後頭。柳貴妃為顯盛寵不衰，自然是將最好的都挑了去，今次亦然，她並不覺得有哪兒不對勁。

她將這髮釵簪入髮間，攬鏡自照，極為滿意。

數日後，靈山祭拜之日。

楚帝領著群臣百官與陸氏子弟，乘了一共百來車馬，浩浩蕩蕩出了楚京城。

京城外的靈山綠意新成，滿山嬌枝，正是最為生機勃發之時。

靈山上有座天廟，乃是歷代帝王祭拜天神之地。每一朝、每一代，皆會有一名司天官在此地侍奉，占卜天意、祈求順利，這一年開春，司天官便已命底下小童灑掃天廟，以迎今上聖駕。

這司天官姓何，已任職近二十年，向來虔誠仁厚、兢兢業業，手底下栽培了數個門生，亦是名滿京城，常傳天意。其中有個叫洪武的，因善察天象，極得陛下器重，何司天官對洪武也是禮讓非常。只等著託了洪武的福氣，一路平步青雲。

何司天官帶著洪武到靈山腳下親迎楚帝。

帝王儀仗威嚴，群臣百官羅列。帝后身著明黃正服，衣上刺龍繡鳳，盡顯天家氣勢。

依照習俗，為顯虔誠，車馬會停在山腳，帝后親自行路，兩位皇子則留在山腰靈宮，各自持香侍奉天神。

待到了山頂天廟時，眾人皆有些疲累，楚帝卻是興致勃勃，欲先祭天。

禮樂聲起，楚帝躬身祭拜天神。

天廟威嚴高聳，百官靜默無聲，四下一時肅穆至極。

三躬罷，楚帝轉向洪武，道：「今日在神前獻舞者並非永淳，乃是沈家的女兒，也不知道天神會不會因此動怒？」說罷，他忍不住哈哈大笑。

洪武面色一凝，抱拳鄭重答道：「回陛下，臣占知天意，星顯不吉之兆，恐怕不宜獻舞於神前。」

楚帝眉心微蹙，問道：「不吉之兆？怎麼說？」

「臣夜占天象，恰好見得七政西出，東面迎歲，此乃不吉之象，恐怕春日便要有大災大疫發生；次之，則有兵禍之患。」

楚帝深信洪武的占卜術，聽聞此言，急急問道：「兵禍之患為何意？」洪武越發意味深長地道：「臣昨夜得夢，上天說『忍冬纏枝者乃凌雲之龍』。」此言一出，楚帝大為驚駭，立即將目光投向鎮南王，群臣亦靜默無聲，側目以對。滿朝皆知鎮南王常穿刺纏枝忍冬並九折海波的衣衫，朝堂內外僅此一人，不做他想。

楚帝又想到前幾日於夢中聽見的「南王出，北楚寒」，心底越發警惕。

「陛下，要想這江山穩固，萬萬不得掉以輕心啊！」洪武聲音鏗鏘。

雖洪武面上一副忠心耿耿的模樣，心底卻盡是自己的算盤。他早已收了陸兆業的錢財，只等著在楚帝面前一通顛倒鬼話，挑起楚帝對鎮南王府的疑心。

「無……無稽之談！」雖心裡驚濤駭浪，楚帝仍強作鎮靜，笑道：「朕與鎮南王乃是手足兄弟，絕不會隨意狐疑他人！洪武，你若是胡說八道，想要汗巖鎮南王，朕就將你驅出天廟！」

話雖如此，可楚帝望向鎮南王的眼裡已經有了一分猜忌。

鎮南王見眾人皆望向自己，疑惑地道：「陛下，臣衣上這紋樣雖似忍冬，可並非忍冬，洪武口中的『凌雲之龍』，興許另有其人。」

洪武冷笑道：「鎮南王衣上這不是忍冬，還能是何物？莫非下官眼睛花了？」

鎮南王怒目瞪向洪武，一提衣襬，粗著嗓子耿直道：「仔細瞧一瞧，我這衣服上繡的是纏枝蓮花，五個瓣兒。那忍冬撐死了也才四個瓣兒，與我又有何干係？」眾人定睛一看，果真如是；洪武細細一數，果真也是如此。雖都是卷草似的紋路，可仔細一看，確實是不同的花。

洪武頓時感覺雙頰有些熱辣辣的，更在心底埋怨太子沒有事先查證就亂說。

為了挽回顏面，洪武又道：「興許『忍冬纏枝』另有他人也未可說。」

楚帝見狀，眉心疑意似乎有所舒緩。

鎮南王放下衣襬，一副若無其事的模樣，手心卻出了一層冷汗。

今早出門前，兒子逼著他換了這身衣裳，他見這衣襬花紋與自己從前所穿相似，幾乎瞧不出任何不同來，便覺得是自家小兔崽子又在胡鬧，險些又要將兒子揍一頓。

可如今一看，這身衣衫等於救了自己一命！

想到陛下竟懷疑自己乃是那「凌雲之龍」，鎮南王心底一陣震動，不由得染上些許哀傷之意。

就在此時，立在後頭的柳貴妃只覺得自己被誰撞了一下，頭上的髮簪啪嗒掉落在地，裂成了兩半。

四下寂靜，這髮釵破裂之聲便極為刺耳，楚帝陡然將目光投了過去。

「柳貴妃，祭拜天神之時，妳這是在做什麼？」楚帝不悅地道，他看向掉落在地的髮簪，倏地一怔，繼而他仰起頭來，複雜的眸光掃過柳貴妃的嬌美面容，「柳貴妃，朕記得妳的閨名叫作……南風？」

柳貴妃正壓著髮髻掩蓋著自己的狼狽模樣，聽到楚帝在群臣面前喚自己名字，心底微喜，立刻答道：「正是，臣妾閨名南風。」

沈皇后眼尖，瞧見地上那支髮釵枝纏飛鳳，金縷耀目，便道：「柳貴妃這髮釵上……刻的可是忍冬？」

楚帝慢慢步至那斷裂的髮釵前，彎腰將其撿起。

「雖是卷草紋，仔細一看，卻是一株忍冬。」楚帝將半截髮釵翻了個身，冷哼一聲，道：「忍冬纏枝紋就罷了，竟還配了個鳳凰。柳貴妃，朕看妳是太過得意忘形，忘了今夕何夕了！」

這一句話令前一刻欣喜不已的柳貴妃瞬間如墜冰窖，身子狠狠一僵。

忍……忍冬纏枝紋？

柳貴妃偷偷打量那支髮釵，便瞧見那卷草紋果真是忍冬圖樣，這可不就是應了洪武口中那句「忍冬纏枝者乃凌雲之龍」的占卜結果嗎？

「陸、陛下！」柳貴妃面色慘白，當即跪倒在地，道：「臣妾對這髮釵一無所知，只是恰好佩了來……」

「好一個恰好！」楚帝見著柳貴妃滿面狼狽悽惶，心底並未因為舊日對她的寵幸而有絲毫憐憫。

他本還想「南王出」與鎮南王有些關係，如今瞧來，這柳家也是個野心大的！

柳貴妃以膝跪行，淚流不止，急急忙忙地求饒道：「陛下，臣妾不知啊！臣妾一介後宮女子，又如何能做那凌雲之龍？陛下！陛下……」

聽得柳貴妃口口聲聲喚得急切，楚帝完全不動搖。

是，她一介後宮女子確實做不了龍，可她身後的柳家卻未必。

他寵愛柳貴妃，那是因為采芝之故。如今宮中有了柳如畫，這柳南風也不怎麼需要了，更何況日後響兒登基，他頭一個要替響兒拔除的便是這外戚柳家。

「柳貴妃身有不吉，本不該領著貴妃之位！」楚帝一甩袖，道：「即日便撤去其貴妃之位，移住北宮！」

柳貴妃的臉色刷地慘白，她不肯甘休，顫著唇道：「陛下，你難道一點兒都不念著舊日恩情？」她膝行向前，拽住楚帝衣袍，道：「臣妾對陛下真情實意，陛下也說過願與臣妾共度此生！」

楚帝想到舊日誓言，面上卻毫無緩和之色。

他想共度此生者，從來都是采芝，她不過是沾了采芝的光，又有何德何能說出這等話來？

見楚帝表情不改，怒色依舊，柳貴妃心痛至極，想要求助於兒子，這才驚覺兒子正在半山靈宮侍奉，根本來不及到山頂來。至於那柳家人，一個個都不敢多言，生怕將火引到整個柳家身上來。

她只不過是挑了一支髮簪，又如何知道這卷草紋會出事兒呢？

柳貴妃身子一晃，轉念一想，登時明白了楚帝心底的打算。他是怕子響登基後，外戚當道，這就要開始動手了！

一想通其中關節，柳貴妃心如死灰，竟直直地向一旁倒去，厥了過去。

因為陛下盛怒，誰也不敢去攙扶她，從前風光萬千的寵妃，此刻竟是這般狼狽模樣，令人不勝唏噓。

還是一旁的陸麒麟仁慈，道：「娘娘暈了過去，還不去找太醫？」

洪武見此情狀，不免感到扼腕歎息。不過，雖說太子答應給他的錢財是飛了，可好歹他沒丟了面子，這兒到底有個「忍冬纏枝者」在，也算是替太子幹了件事兒，想來太子還是會打賞他一些才是。

「洪武，既然你說不應獻舞，那就依照你之言。」楚帝揮一揮手，歎道：「只望這天神保佑我大楚風調雨順！」

沈蘭池被選為靈山神女，早早就到了天廟，披上金縷羽衣，等著在神前獻舞。聽聞前頭祭臺上突生異變，她毫無意外之色。

那洪武預言之事在前世便已發生過，只不過那時穿著「纏枝忍冬」之人乃是鎮南王，而衣上有蓮花紋的則是柳貴妃。

陛下先疑心柳貴妃，柳貴妃便推至鎮南王身上。再加上京中有謠言說兒童傳唱「南王顯、北楚寒」，陛下對鎮南王疑心漸重，竟欲罷去鎮南王的兵職。鎮南王忠心耿耿，聽聞此事，氣得大病一場，自交一半兵權。

這一輩子讓柳貴妃與鎮南王換個角色，倒也不錯。

聽聞自己不用在天神前獻舞後，沈蘭池二話不說拆起了髮髻。她剛抽掉一支髮簪，便聽到廂房的窗臺被叩響，外頭傳來陸麒麟的聲音——

「小爺的丫鬟可在？」

沈蘭池開了窗，問道：「柳貴妃可還好？」

陸麒麟瞧見她，愣了一下。

為在神明前獻舞，沈蘭池做了隆重打扮，陸麒麟只覺得滿眼生輝，風姿不俗。

他有些害羞地別過頭去，免得被她發現他看她看得癡了，這才回道：「柳貴妃想來是不大好的，她被廢了貴妃名號，日後只能住到冷宮裡頭去了。」

沈蘭池露出淺笑，道：「我說的沒錯吧？這柳貴妃今日果真當不成貴妃了。」

她遣人給柳貴妃送去那支髮釵，原本只是抱著試一試的心態，並不認為柳貴妃一定會戴上，誰料柳貴妃竟真的直直踏入了這道陷阱。想來是柳如畫入宮一事刺激了她，叫她有些意難平。只想著在柳如畫面前耀武揚威，壓過柳如畫一頭。

沈蘭池還在笑，陸麒麟卻小聲嘟囔道：「妳摘這髮釵做什麼？不是挺好看的嗎？」

「我……我又不用在神前獻舞，何必再穿著這笨重的一身？」沈蘭池道。

「辛辛苦苦練了那麼久，若是不跳上一次，有些可惜了，也對不起妳娘請來的教習嬪嬪。」陸麒麟道。

「我要上哪兒去跳呢？陸下面前我可是去不得的。」

「那妳跟我來。」陸麒麟在外頭招招手，「我找著了一個好地方，得天獨厚，並無他人。」

沈蘭池有些疑惑，卻還是出了門，跟著他出去了。

第四十三章 為一人獨舞

靈山廣闊，修築了三、四處靈宮樓宇，另有數代新舊天廟立於山中。楚帝登基時，

為顯天子身分，也曾下令廢棄前代廟室，命工匠另起新朝天廟。

陸麒陽領著沈蘭池走了一小段路，便見著了被空置已久的前朝天廟。

但見紅色朱牆參天而起，琉璃碧瓦熠熠生輝，數十級長階拾山而下，新葉篩過天光，映得白玉階梯上光影婆娑，煞是動人。雖這天廟富麗華貴，卻極是冷情，本應是供奉天神之所，門室卻落了鎖，前頭地上還躺著一根落了灰的掃把。

若是哪天天神走錯了路，到了這座前朝天廟來，怕是會大發雷霆。

「妳就在這兒跳。」陸麒陽指了指那掃把擱著的地方，「應景。」說罷，他用腳掃開地上幾片落葉，衣襖一捲，就地盤腿坐了下來。

「這可是供奉給天神的舞！」沈蘭池蹙眉小聲道：「只給你一人看，一點兒都不划算。」

她說是這樣說，但仍舊依照陸麒陽之言，走向那緊鎖的門前，纖纖玉指一撩，便將那掃把給撿了起來，擱到一旁去。

她一襲錦衣華服，手裡卻拎著根掃把，模樣好生滑稽，逗得陸麒陽險些笑出聲來。不過當她一擱好那掃把，他便不敢笑了，只覺得眼前女子恍若天人，不同凡俗。髮如鴉羽，寶冠纏花，冠上生出數片細小金葉，映出閃耀光采；羽衣輕薄，疊紗重綾，徐風一吹，便如流雲飄搖，幾要登天而去。

沈蘭池雙臂翩然一舉，柔軟身子向後仰去，纖細雙臂自袖中滑出，手掌似捧出了一朵蓮。

四下並無絲弦禮樂之聲，唯餘下清風掃階的嘩嘩細響。她一旋腰肢，衣袖便傳來輕盈的摩挲之聲，落於陸麒陽耳中，覺得這聲音好似秋夜裡葉瓣輕凋的聲音，稍縱即逝，叫人碰觸不著。

此舞本是獻給天神之舞，並無任何媚色奴顏，雖舞姿綺麗華美，她卻唇角緊抿，並無任何笑意。朱門深赤，琉瓦滿簷，一山碧影隨風而動。

陸麒陽望著她，面上的笑容也漸漸斂去，化為一片鄭重之色。

一舞將罷，她雙手交疊，呈供奉之姿，雙膝跪落在地，低垂脖頸。

這副虔誠之姿原本應獻給天神，可此時此刻，她跪的卻是陸麒陽。

陸麒陽也不起身，而是受了這本應獻給天神的一跪。他抬起手來，扶住她的手掌，道：「依我之見，妳這舞，本就不應獻給天神。」

沈蘭池心底微惑，抬起頭來問道：「世子爺這是何意？」

「意思是……在我眼裡，諸天神佛，三清四御，皆不如妳。」陸麒陽反握住她的手，低聲道：「這舞，妳不若獻給妳自己。」

天廟前靜了好一陣子，沈蘭池遲遲未開口，似在反覆琢磨著他的話中之意。

半晌後，原本端著姿態的她忽然身子一癱，直接坐在了地上，道：「可累死姊姊了！跳這麼一曲兒，腳尖都要給磨壞了，那永淳公主竟年年都要來跳舞，真是不容易！嫁去般伽羅國，可算是解脫了。」

她這副雙手撐地、席地而坐的模樣，絲毫沒了先前的端莊，反而顯得有些大刺刺的。

聽她絮絮叨叨抱怨個不停，陸麒陽忍不住笑了，說道：「是是是，妳說的是。是

我不好，鬧著要看妳跳舞。」

就在此時，他忽然察覺到某棵樹的後方似乎有什麼人，他眉頭一蹙，不動聲色地抄起地上一枚石子快速朝那棵樹射去，樹幹為石子所擊中，輕輕一震，慢悠悠地落了幾片葉子下來，接著從樹幹後方走出一道人影來。

是柳愈。

柳愈眼簾低垂，淡淡道：「我只是恰好途徑此處罷了，世子爺不必如此心焦。」

陸麒麟已被二殿下籠絡，他不會與陸麒麟作對。

柳愈的目光掃過兩人，似有深意。

柳貴妃被廢了貴妃之位，這讓他心底微有焦灼，是以四下走走散心。

思來想去，他倒覺得這事未嘗盡是壞處。一來，柳如畫已入宮承恩，聖眷正濃，頂替了柳貴妃的位置；二來，那柳貴妃獨寵已久，總是私自行些不合規章之事，每每都要勞煩他來收尾。如今她移住北宮，倒可以落個清淨。無意之間，他行至此地，先見沈蘭池跳舞，再見她與陸麒麟親暱言語，兩人彷彿甚是熟識，與二殿下口中的「世子一廂情願」有所不同，這讓他心底不免有了幾分疑慮。

比之柳貴妃，柳愈倒覺得陸麒麟更值得探究。

二殿下自從拉攏鎮南王府後，便對陸麒麟讚不絕口，直說他多番救了自己性命，手段了得，可他卻對陸麒麟警惕非常，若陸麒麟當真能假裝十數年的紈褲，又豈是池中之物？

恐怕陸麒麟另有野心，只不過是將二殿下當做一塊墊腳石罷了。

為了試探，柳愈故意問道：「鎮南王世子，你與安國公府的人交往甚密，不怕為鎮南王府招致陛下猜忌？」

陸麒麟笑道：「哪兒的話？我不過一介紈褲，何德何能，以致引來陛下猜忌？」

柳愈道：「世子爺應該知曉我所言何意。」

陸麒麟道：「柳大公子這話我就不懂了，我真真切切是個紈褲，比之你家二弟更勝一籌。若是柳大公子不信，我大可證明給你看。」

柳愈疑惑地道：「證明？」

「正是。」陸麒麟拍拍袖口，站了起來，一指衣衫下襠沾到的泥塊，對柳愈笑道：「柳大公子，瞧見小爺衣襠上的泥巴了嗎？這可是你的傑作。小爺的衣服，那自然是京城裡難尋第二件，柳大公子要怎麼賠我？」

柳愈當然記得這是自家二弟對陸麒麟所耍的把戲。

沈蘭池插嘴道：「柳大公子若是嫌棄不夠，我這身金縷羽衣也是可以沾上泥巴的。你別瞧我這一身看上去輕薄得很，實際上一寸千金，乃是御前織造所作，要你賠你也是賠不起的。如此，夠不夠紈褲？」

柳愈真想喝斥沈蘭池一聲「為何跟著鎮南王世子胡鬧」，可思來想去，都沒有開口的理由和立場，最後他告了退，一拂衣袖，翩然離去。

走出幾步，還能聽見兩人在背後追著「賠錢賠錢」的聲音，柳愈實在很無言。

真是胡鬧！

與此同時，楚帝在天廟中小憩。他憂慮難止，恰好兩位皇子祭拜結束，自山腰上山來，他便召喚兩人前來。

即使是在楚帝跟前，陸兆業依舊冷著神色，不見任何馴服恭順。

楚帝見狀，想到當年宮中傳聞這孩子剋死生母的事兒，心底越發不悅。

陸子響剛得知生母毫無徵兆被廢去貴妃之位，難免有些惶惶。

楚帝見他神色微異，歎道：「響兒，廢去你母妃的貴妃之位也是無奈之舉，她身帶不吉，難免禍害到你，日後……朕定然會補償於你。」

陸子響回應了聲「是」，心裡卻想著，定是有人暗算母妃，不然何至於此？

見陸子響依舊神色不安，楚帝在心底道：他這補償，定然是會拿江山來償的。只是子響純善至孝，得知生母被廢，定會難熬好一陣子，也只能委屈他了。

靈山祭拜卻得災厄之象，歸京後，楚帝一連數夜都未曾安睡，琢磨著是否要早日將這帝位傳與陸子響，好令天脈龍氣煥然一新，以化災解厄。

偏偏這時，北方忽然傳來疫病爆發的噩聞。

那疫病年前便已有了點點跡象，只不過那時規模小，橫豎只有一、兩支縣裡軍隊生了疫病。地方官府怕上頭怪罪，草草埋了病人，又藉口蠻人作亂、江湖術士信口雌黃，壓下風聲，隱瞞不報。如此拖延一陣子，疫情陡然轉惡，轉瞬便在數個郡縣裡蔓延開來。

京城人得知此事，頓時一片人心惶惶。

安國公府在北邊沒什麼親眷，倒也不甚擔心，唯獨季氏顯得憂心忡忡，總是在叨唸著「去請福神保佑」之類的話，怕疫病蔓延到京城來。

沈蘭池有心安慰，卻也不知道該說什麼才好。

這瘟疫前世便有，只在北邊肆虐。京城雖有十數個犯病的，但那幾人都是自北邊逃來的，剛入城不久就死了，屍身又葬得好，京城得以倖免。

前世的她乃深閨小姐，對疫病之事所知甚少，只知道那疫病肆虐了兩月有餘才消退下去。今生重遇此事，她也並無任何解法。

宮中楚帝聞此奏報，越發憂慮。

那洪武口中的預言果然成真，如此一來，柳貴妃確實身帶不吉。可若是要將柳家除去，便如拔去子響的雙翼，這麼一來，子響又豈能與太子對抗？

看來，在拔除柳家前還須讓陸兆業將太子之位讓出來。

楚帝籌謀此事已久，早已想了數個廢太子的理由。疫病一出，楚帝當即召來心腹，與數位大臣仔細商議改立太子之事。

此事牽涉甚廣，陸兆業也得知了風聲。

他早已料到會有今日，不願坐以待斃，立即召了自己門下謀士門客以及沈辛殊、沈辛固等人商議對策。

朝堂中有門路者皆惴惴不安，唯恐這改立太子一事禍及自身。好在一切都在暗中進行，雖私底下風起雲湧、暗渦不斷，表面上卻是一派和樂融融。

開了春，萬枝新發，永淳公主自朱雀門發嫁，和親般伽羅國。而後，宮中傳出太子要正式迎娶沈家小姐過門的消息。

聽聞此事，沈蘭池微感驚奇。

前世陸兆業娶她是在永嘉三年的冬日。如今永嘉三年剛剛入春，太子便急著娶人過門，想必是宮中發生了什麼事。

陸兆業之所以選擇在大婚時對沈家發難，便是因為這時的沈家自以為大業半成，放鬆了警惕，滿京守衛亦因太子大婚之事而放下戒備。

可如今的陸兆業尚不能失去沈家，他在此時大婚，又是想對誰動手？

想到近幾日東宮頻發召令，沈皇后與太子輪番召見沈家兄弟，父親總是形色匆匆、腳不沾地，沈蘭池陡然一驚。

這一回，陸兆業恐怕是要對陸子響動手了！

此事若是事成，陸兆業除去陸子響，順利登基，之後沈家仍然會被除掉；此事若是不成，父親乃是太子黨羽，亦會被牽扯其中。

她心底焦急，想要尋出個解法來，便去母親那兒探探口風。

季氏雖也被這滿京風雲壓得心底不安，對著女兒卻笑容依舊，「蘭兒，你就莫要管這些煩心事了。妳大堂姊出嫁在即，便是從前鬧了不愉快，妳還是得趁現在與她多說說話，免得落個涼薄名聲。」

季氏這是為女兒著想，沈桐映與女兒已經許久沒說過話，要是連出嫁前，堂姊妹之間還連一句恭賀都沒有，那未免不太像話，即便是做做面子，女兒也得去給沈桐映添妝。

沈蘭池無法，只得依照母親之言，將大房備下的嫁禮送去二房。

聽聞沈蘭池來了，肖氏出來接待。

肖氏對京中風雲一點兒都不清楚，也不知曉京城即將變天，她一門心思扎在自家一畝三分地裡，只知道女兒將要嫁作太子妃，日後便是千萬人尊敬的娘娘了。

看到沈蘭池，肖氏心底怨恨依舊，只不過此時的她多了幾分傲氣，只拿鼻孔瞧人，

「我說侄女兒，咱們桐兒要嫁的人可是一國儲君，你們大房就拿這點東西來添妝，豈不是笑話？」說罷，她挑挑揀揀著季氏備下的嫁禮，嫌棄聲不斷。

沈蘭池一句「愛要不要」險些出口，好不容易她才端起了笑，道：「桐姊姊做了太子妃，日後要什麼沒有呢？」

肖氏抿唇一笑，道：「妳倒是會說話。」

瞧見沈蘭池的笑，肖氏便想到自己那至今仍是個廢人的長子，心底痛恨不已，再想到那被大伯奪去的家主位置，她更是鬱鬱不平。

日後自己就是皇親國戚，便是季氏也奈何不了自己，若是自己趁機磋磨沈蘭池，想必季氏也不敢說什麼！

她要沈蘭池在她面前低下頭來，嘗一嘗竹兒所受之苦！

這樣的念頭一起，肖氏便像平時磋磨沈苒那樣，對沈蘭池居高臨下地道：「侄女

兒，妳去給我倒杯茶來，切不可太過燙手，一會兒再給我捶捶腿。」

沈蘭池一聽，微微蹙眉。

肖氏自家的丫鬟站了滿滿一堂，她卻偏要自己來做倒水捶腿這等丫鬟做的活兒，這算是什麼事兒？

她笑了笑，道：「二孀要喝茶？我這就去倒。」說罷，她斟了滿滿一杯茶水，端至肖氏面前。

肖氏見她如此聽話，略有一分古怪。可這是她頭一回在大房身上占到便宜，不免有些洋洋得意，一邊伸手去接，一邊道：「妳倒也是個聽話人，比我的丫鬟貼心多了，若是她們能有妳一半懂事，我也放心……」

聽肖氏居然將自己與丫鬟做比較，沈蘭池嘴角一扯，不等她接到茶杯，便反手將整杯茶水傾瀉倒下，同時驚叫道：「哎呀！蘭兒手抖，二孀沒事吧？蘭兒畢竟不是丫鬟，做不習慣這等事情。」

肖氏被熱茶水澆了個滿頭，尖叫一聲，跳了起來，急急忙忙拿帕子擦著臉。

沈蘭池這丫頭必然是故意的！

新仇舊恨湧上心頭，肖氏一甩帕子，指著沈蘭池的鼻尖破口大罵道：「妳以為妳和丫鬟有什麼區別？！妳爹不過就是個鳩占鵲巢的野種！真正的沈辛固早死了八百年了，妳爹從前不過一介陪讀，又哪能擔得起安國公府的家業？」

沈蘭池聞言，陡然一愕。

見狀，肖氏終於稍微覺得吐了口怨氣，她冷笑著繼續道：「陪讀的女兒，不是丫鬟又是什麼？我家老爺於妳爹有數次救命之恩，便是為了這恩情，將妳給我做洗腳丫鬟，那也是應當的！」

沈蘭池雙眸大睜，心底一片震動。

難怪父親總是對二叔如此包容，難怪母親提及此事，總說「這事兒不能明說，若不然整個家便會散」，肖氏這番話，保不準就是真的！

「二孀，此話當真？」沈蘭池問道。

「我何必騙妳？」肖氏冷冷地道：「此事妳爹娘俱知道，妳若不信，回去問問妳娘，或是妳那好祖父便是。」

沈蘭池怔了一會兒，低下身子，道：「謝過二孀。」

她躬身時眸光微動，手攥得死緊，似乎是做了什麼決定。

沈蘭池告辭離去，肖氏光是看著她的背影也能一肚子氣，更別說要假裝端著什麼好臉色加以挽留了，待沈蘭池走遠了，她一把將季氏準備的添妝之物盡數掃落在地，口中恨恨叫罵著。

沈蘭池離開二房，並未馬上回家，而是在街道上駐足許久。

半晌後，她才平定心緒，轉身對碧玉道：「妳去找些市井裡的販夫走卒來，要能說會道、平日就愛說些市井傳聞的人才行，愈快愈好。」

碧玉一臉不解，但見小姐的臉色嚴肅得有些嚇人，她什麼都不敢多問，只得趕緊領命辦事去。

沈蘭池的思緒又轉了轉，父親遲遲不肯放下安國公府的榮華，怕是要把命都給賠

上去，若要救父親一命，恐怕只能孤注一擲了。就算不是真的，那也要當成真的。又過了這一會兒，她才重展笑顏，歸家去了。

過了幾日，西市等地的茶樓酒家忽地流傳起一件異聞趣事來，說是那安國公府的大老爺本不是大老爺，只不過是老國公在外風流時留下的庶出子，後來頂了大老爺的名字，鳩占鵲巢，領了安國公府的家業，言辭之間俱是同情沈二老爺的。這流言愈傳愈猛，很快的，連權貴遍地的城東都有人開始暗暗傳開了。

沈辛固也聽到了這傳聞，他知道這消息必然是弟弟為了重新奪回家業放出去的。每每思及此處，他總是一陣惘然。

他曾待這個弟弟真心實意，卻未料到如今兩人嫌隙橫生已到了這等地步，再不是當年同被而眠、分衣而臥的沈良與沈辛殊了。

他繼承這家業，令安國公府成為楚京頭一號的權貴，原本就是為了報答父親與弟弟的恩情，後來會分家，那也是因為弟弟鬧得太過分，他不得已而為之。如今弟弟真的翻臉不認人，要與他放手爭奪家業，實在令他心寒。

這一夜，東宮又發召令，沈辛固卻稱病不出，只存自家院中來回踱步。

季氏知他心中憂慮，上前安撫道：「老爺，那些流言毫無根據，你不必放在心上。國公爺說了您是嫡長子，您便是嫡長子。」

她對夫君極是愛重，見他神情悵悵，心底也不好受。

沈辛固聞言，歎道：「夫人，是我耽誤了妳。」

季氏驚道：「老爺這是哪兒的話？」

沈辛固道：「我本是賤籍之後，一介私生子，連名分都不應有。而妳乃是權貴季家之女，妳我門楣如有天差地別，我原本是娶不得妳的。」

季氏聽了，不由得笑道：「嫁人最要緊的便是順心，若是嫁的郎君雖權勢赫赫，卻一點兒都不貼心，那也只不過是換個地兒孤獨一生罷了。你瞧那陛下的後宮之中，多少女子皆是如此？夫君待我極好，也無三妻四妾，除了從前被那二房拖累之外，並無什麼不周之處。」

見她如此豁達，沈辛固感動又不捨地歎道：「夫人不曾嫌惡我出身，令我倍生感慨，可如今我卻想另做一件令夫人生惡之事，心中未免有些愧疚。」

季氏問道：「老爺這是何意？」

「不知夫人可還記得，當初我問夫人，若是沒有榮華富貴，夫人可還願意與我共度此生？」沈辛固道。

「自然是記得的。」季氏答道，「當日我說，只要夫君兒女在身旁，便是粗茶淡飯也無妨。今日我依舊要說這句話，那些名利都是虛的，還是家人最緊要。」

沈辛固聞言，向來寡淡的面龐如同冰面破裂一般，露出了複雜神情來。他低下頭去，避著妻子的目光，有些哽咽地道：「我兢兢業業數十載，不過是為了報答沈家的養育提拔之恩，如今正經的嫡子不受我這份回報之情，我便覺得……有些不

值當了。」

「老爺……」季氏輕喚一聲，心底亦是無奈。

權勢當前，也難為沈辛殊如此作為。

「若是我將這家業交給二弟，夫人可會有所不滿？」沈辛固有些不安地問道。要說不如意，季氏心底必然是有的。她非聖人，也對這權勢富貴有些執念，更何況她本就是從小金嬌玉貴長大的季家女兒，可看著夫君神色，她便不忍心說出那等話來了。

「只是個安國公府的名頭，我倒是不在意。」季氏想了想，又道：「就算是將安國公府給了二弟，憑藉老爺的才能，也必然不會真的令我過起粗茶淡飯的日子。可若是老爺不知上進，就此頹落，那又是另一回事了。」

見妻子如此灑脫，沈辛固心下酸澀，又道：「是我對不住你們母子。」

夫妻倆討論一陣，決定明日便去見父親，商議將家業交給沈辛殊的事情。

第四十四章 安國公不要爵位了

沈蘭池這天白日去了西市，傍晚歸家時，馬車在東城門牌前被喚住了。

「蘭池。」

她聽聞熟悉的嗓音，立即撩起車簾，向外望去，只見陸麒麟騎馬佩劍、手牽韁繩，正是將要入夜之時，一道金紅殘陽低低穿過樓宇瓦閣，將他身形披上一層將暈未暈的金色，馬蹄下影子斜長，一直延伸到街對頭去。

「世子爺尋我何事？」沈蘭池低垂了眼眸問道。

「妳父親那事……」陸麒麟斟酌了下言辭，問道：「可要我幫忙壓下？」說罷，他抬起眸光，眼中亮堂如星，似一隻搖著尾巴前來祈求主人愛憐的家犬。

沈蘭池微愕，頓時明白陸麒麟的想法，他以為此事乃二房為了爭奪家業所為，因而想要幫忙壓下京中紛紛流言，助她一臂之力。

她覺得心中有一股暖流流過，之後不由得笑了，「不用了，這事兒是我做的。」

陸麒麟怔住，隨即明白她的用意，偏偏無奈的是，此時的他應當是「不知道後事、根本沒有重生過」的狀態，他只能裝出一副不明所以的模樣，問道：「蘭蘭，妳這樣做又有何用意？」

果真，沈蘭池歎一口氣，故作困擾地道：「說了你也不懂。」

陸麒麟險些笑了。

他懂，可是他得裝不懂呢！

「我有些懂。」陸麒麟故意開玩笑道：「妳這是急著嫁給我，所以想辦法令家中丟了榮華富貴，如此一來，即便我倆訂親，陛下也不會有所猜忌。」

沈蘭池聞言，沒好氣地睨了他一眼，「在你眼裡，我便是那麼淺薄的人？」

陸麒麟笑道：「玩笑話，玩笑話，蘭蘭莫要當真。」說罷，他一扯韁繩，調轉了方向，「我還要去軍營一趟，便不與妳多說了。」

「這麼晚還去軍營？」沈蘭池微探出身子，「看來世子爺也是忙得很。」

「是啊，近來忙得很。」陸麒麟側過頭，朝她投來一道眸光，「這京城的天馬上要黑了，日頭一旦落下去，外邊便極是危險，妳快回家去吧。」說罷，他馭著馬，

悠然離去。

那馬蹄聲踢踢踏踏的，愈來愈遠，不知怎地，沈蘭池總覺得陸麒麟話中有話，好像是對那陸兆業的事兒知道些什麼，可若是再仔細點想，他只不過是說了句「天要黑了」，如今這時辰，也確實是要天黑了。

這傢伙，到底是不是重生了呢？

太子大婚在即，京城裡自是一番忙碌。

雖說那北方瘟疫的消息令人提心吊膽，但北方到底遠得很，反觀這東宮喜事，卻是切切實實發生在眼前的，因而京城人都等著湊熱鬧，沾一沾天家喜氣。婚禮還未到，民間已經傳開那將來的太子妃是如何貌美絕倫、身分高貴。

民間一片熱鬧沸騰，安國公府卻一點都不見喜氣。

沈辛固攜季氏到了父親的院子，仔細說了自己的打算，要將安國公府的家業交給弟弟打理，來日安國公府的名號亦交由弟弟繼承。

沈瑞正蹲在院中苗圃前侍弄一盆藥草，聽聞此言，陡然丟了手中剪子，喝道：「不像話！」

見父親暴怒，沈辛固微微垂首，不改神色，道：「弟弟於我有數番救命之恩，若他當真想要安國公府的家業，我給他也就罷了，總不至於為了一個爵位鬧得裡外難堪，更何況，日後太子境況艱難，正是需要安國公名號助力之時。」

沈瑞聽了，嗤笑一聲，道：「老頭子我才不管什麼太子不太子的，你要是讓老二承了家，那你真真正正的辛固大哥會怎麼說？老頭子以後作了古，到了地下，怎麼和他交代？」

沈辛固之死到底在他心底留下了芥蒂，更何況沈辛固一去，連累得吳氏也心疾發作，匆匆離世，這個結是無論如何也解不開的。

沈辛固聞言，猶豫一番後才道：「爹，二弟從前也是個純善之人，若我將家業交給他，興許他便會良心醒悟……」

「這麼大一個人了，竟還如此優柔寡斷、傻瓜腦子！」沈瑞氣得跳腳，一會兒，他又冷笑道：「好好好，你要將家業交給你弟弟，老頭兒今日就進宮去見陛下去，如你的願！」

沈瑞氣惱地一腳踢翻了自己精心侍弄的藥草，回房去了。

沈辛固見狀低歎一聲，對季氏道：「爹脾性難測，我已習慣了。不過若能將家業交給弟弟，那也是好的，免得我們兄弟嫌隙太過，最終令太子平增麻煩。」

他本不想與弟弟鬧得如此難堪，就算是分家，那也是為了護著兒女的無奈之舉。誰料到弟弟竟如此破罐破摔，大有將棋局都掀了的勢頭，那他倒不如將這家業還回去。

到了下午，沈瑞便收拾收拾進宮了。

沈瑞面聖出宮後，宮裡就陡然傳來一個消息——沈瑞將安國公府的爵位交還給

今上了！

這爵位乃是京城無數名門望族日思夜想的東西，老祖宗不知道打拚了幾代才得來的寶貝，但凡有爵位的，家裡都有幾個兒子為它爭破了腦袋，一旦到手了，恨不得把它像顆明珠似的捧在手心裡仔細呵護著。誰家門上要能懸個國公府的匾額，那可真是門楣生輝。

沈瑞竟然將這國公名號交還了回去，不要了？！

這簡直無異於將到手的寶貝拱手讓人，把千萬塊金元寶丟進了河裡，得知消息的人都只能用驚愕來形容。

沈辛固得知後亦是驚詫焦急非常。

父親如此行徑，定然是因為心底芥蒂過深，寧可不要這爵位，也不肯由弟弟來繼承。要是弟弟知道了，恐怕對他們大房的怨懟會更深。

他本是想修補兄弟感情，誰知竟會變成這樣！

沈辛固立即想要去見弟弟，可沈辛殊那頭已經得知了消息，閉門不見，直截了當說兩人已經分了家，不必再有兄弟之情。

連陸兆業都像是氣急了，他近來日日宣召幕僚入東宮，可今日來宣召的公公根本就沒有到沈辛固這兒來，更別提是請沈辛固去見太子了。

沈辛固轉念一想，想來是太子對自己生疑了，這等風聲鶴唳的節骨眼上，安國公府卻向陛下示好，交還爵位，那不就是想留一條後路，不願與太子共進退？！

父親這一招玉石俱焚，真真是將自己多年的盤算都給毀了。

他本想去見父親，看看是否還有絲毫轉圜的餘地，無奈父親仍在氣頭上，也是閉門不見。

季氏見丈夫神色沉重，溫聲勸道：「老爺，二弟一家擺明了只想要那爵位，如今爵位沒了，您就不是正經哥哥了，這種薄情之人，何必與他計較？」

沈辛固重重歎了口氣，並未多說什麼。

而後他召來一雙兒女，想要仔細安慰他們一番，熟料兩人皆不在意，兒子甚至還有幾分如釋重負的意思。

沈辛固忽然想起，長子向來不喜歡朝堂，於仕途也沒什麼大志。如今家裡沒了安國公這個名號壓著，他少了份擔子，自然覺得輕鬆許多，不過卻苦了女兒了。

「蘭池。」沈辛固對沈蘭池道，「爹娘原本替妳相好了人家，是鎮南王府的世子，只是想著妳暫時不願出嫁，又怕惹來陛下猜忌，這才耽誤了下來。如今我們沒了這安國公府的名頭，怕是與鎮南王府有些門不當戶不對……若是這樁婚事沒了，妳也切勿傷心，楚京好男兒千千萬，定然有人願意上門求娶。」

這婚嫁之事向來是由季氏操辦，沈辛固過問甚少，前段時日她說相中了鎮南王府的世子，一通軟磨硬泡，細列鎮南王世子的優異之處，他才答應了此事，說是願意去探探口風。

沈蘭池聽了，哭笑不得，「爹，世子爺不是那等愛慕權貴之人，你放心吧。」

沈辛固點了點頭，突地像是想到什麼，驚疑地道：「妳怎麼一點兒都不驚訝？莫非是妳娘與妳漏了口風？明明前段時日妳娘才同我說了這事兒，怎麼妳好像早就

知道的模樣？」

廳中登時一片寂靜，沈庭遠、季氏、沈蘭池朝著三個不同的方向別開頭，假裝無事發生。

沈辛固一臉莫名其妙，覺得這家中似乎翻了天了，母子三人應當是瞞了他什麼，叫他這個一家之主反倒成了最後一個知曉的。

他又想到京中那關於自己出身的流言，本想安撫兒女一番，可話到嘴邊又說不出來了。

父親出身卑微，於他們也不是一樁好事，倒不如不解釋。

安國公府的匾額，入夜前就被摘去了。

雖然沒了國公爵位，沈辛固依舊是當朝一品大員，日子倒也不會有太大轉變。只不過落在旁人眼裡，有沒有國公這個名號可是天差地別，難免唏噓不已。

沈蘭池可一點也不在乎這國公的名號，她另有旁事要辦。

這日下了朝，身著官服的柳愈自大殿中慢慢退出。

春寒料峭，冷風微動，令他喉間微癢，輕咳了一聲。

出宮後他坐上了自家馬車，馬車晃晃悠悠的，前行沒多久，他便聽得外頭車夫道——

「公子，有人攔道。」

接著，便是柳常冷嘲熱諷的聲音，「一個女子跑出來攔道，像什麼樣子？去去去，咱們公子忙得很，沒空理妳。」

柳愈聞言，撩了車簾，低聲道：「柳常，不可無禮。」抬眼望去，便見到沈蘭池帶著幾名小廝，牽著馬，將他的前路堵得嚴嚴實實的，活脫脫一副攔路打劫的模樣。

柳愈微正了身子，低聲問道：「沈姑娘這是何意？」頓了頓，他將視線落到她的衣襬上，道：「這回，我可不曾弄髒妳的衣襬。」

沈蘭池不自在地瞄了一眼自己的裙襬，道：「不知柳大公子可還記得般伽羅國宴上所發生的事兒？我雖人微言輕，卻於二殿下有過一番救命之恩。」

柳愈神色不改，淡淡地反問道：「那又如何？」

「如今乃多事之秋，將要發生何事，想必柳大公子心底也清楚。小女子厚顏前來，只想做一件挾恩以報的惡事兒，但求二殿下護我父兄周全。」

聞言，柳常頓時跳了起來，怒氣衝衝地道：「真是好大的口氣！非親非故，我家公子為何要保妳沈家人？那豈不是在自找麻煩？！」

「柳常。」柳愈輕喝一聲。

柳常立即噤聲。

柳愈緊了身上下大衣，倚著車壁，輕緩地道：「我雖不才，卻不想令二殿下落個知恩不報的名頭。只是妳雖有恩於二殿下，可這恩情尚不夠厚重，不足以令二殿

下保住妳父兄。」

沈蘭池心底一緊，頓時有幾分焦急。她心念電轉，連忙在記憶中搜尋前世之事。忽然間，她腦中電光一閃，有了一個主意。

沈蘭池拽過韁繩，冷聲道：「我自是知道這還不夠分量，若我說，我能讓二殿下建一樁大功，得四海民心，你可願應下？」

「哦？」柳愈微傾了身子，來了興致，「一樁大功？不如仔細說說。」

「如今北方瘟疫肆虐，未有兩月餘恐怕是不能退卻。我知曉一個法子，能減退那瘟疫。」沈蘭池道。

「疫病乃天災，又豈是妳說減退就能減退的？」柳常嗤笑道，「怕不是在誑騙我們公子。」

「我倒是願意相信一次，只不過……」柳愈淡聲道：「沈家小姐既有此良方，為何今日才拿出來與我做籌碼？北方民眾性命皆不如妳家中族親，是以寧可拖著苦等今日，也不願救人性命，是嗎？」

沈蘭池道：「我非天生聰慧，又豈會在疫病流傳之初就找出法子？不瞞你說，我也是在面見柳大公子前一日，才自一位遊方藥師口中得知此法。」

她對那疫病所知甚少，原本也不記得如何消退疫病的法子，若是有這良機，早就讓自家父兄在聖上面前攬了大功，何必等到今日？只是方才她苦思冥想，終在機緣巧合之下回憶起此事，這才敢在柳愈面前說得如此信誓旦旦。

更何況，她並非聖人，又只是一介深閨女子，突然跳出去管這北方疫病之事，又有誰人肯應？自家事尚且理不清，便急著管天下事，那便是本末倒置了。

柳愈聞言，若有所思，過了一會兒，他道：「我不是為著二殿下應下此事，而是為了北方頗受瘟疫之苦的百姓而應下此事。我柳愈言出必行，只要答應妳的事，必不會反悔，勞煩沈姑娘今日便將那退疫之法送來，命不等人。」說罷，車簾便落了下去。

沈蘭池見那馬車開始緩緩前行，便命身後小廝讓開道來。

柳常路過她跟前時，忽然停下腳步，指著自己的衣襠道：「沈姑娘，瞧見我衣襠上的泥點子了沒？這是妳幹的好事兒！我家公子賞我的衣裳，妳賠得起嗎？」

沈蘭池莫名很想翻白眼。

柳常一陣大笑，追著馬車去了。

沈蘭池望著馬車漸漸遠去，心裡只覺得這柳愈讓人看不懂。

說他好吧，可他也盡使些陰謀詭計，終日跟在二殿下那等滿嘴謊言的偽君子屁股後頭；說他不好吧，他又如此心繫百姓，一副「我為黎民」的模樣。

世上真有這等人？

沈蘭池回了家就將那退治疫病的方子寫好，派人送到柳愈府上去。

她隱約記得，前世這疫病也是被一個遊方藥師所退。那藥師認定是當地人吃的肉食中有什麼毒物，是以他不懼疫災，於家家戶戶逡巡搜訪，最終說是不得再食鹿肉，又命人獵殺林中群鹿，將已死的鹿俱深埋土中，這才勉強令疫病消退。

沈蘭池雖不精通藥學，但也能猜到定然是這鹿身上攜了什麼玄機。

春寒方融不久，沈桐映出嫁。

到底都是姓沈的，又是太子娶妻，沈家大房就算與二房再有嫌隙也得到場，與沈家另幾支分家一道恭賀新娘出嫁。

沈蘭池是沈桐映的堂妹，得在沈桐映出嫁之日做個禮娘子。

依照大楚舊俗，禮娘子均是新娘家中姊妹，出嫁之日亦要穿一襲紅，只不過那身紅要略淡一些，不得綴金玉首飾，以與嫁娘分別。幾個禮娘子要一道扶著新嫁娘跨過門檻，送交到花轎上。那新郎官來了，禮娘子還要上前仔細盤問，探查這新郎清不清楚新娘喜好。

不過婚姻之事向來都是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，沒幾個新郎會當真清楚新娘的喜好，這些盤問的問題，大多都是提前說好的，禮娘子不過是走個過場罷了。

沈蘭池與沈家宗家的幾個姊妹換了一襲紅衣，到了沈桐映房裡。

鏡前的沈桐映頭戴高冠，紅衣如霞，面上厚施脂粉，顯出幾分少見的豔麗來。

她自鏡中望見了沈蘭池的身影，仰起頭來，道：「蘭妹妹，妳也是來看我出嫁的？」

她說話時，額前珠墜微晃，流光閃爍。

另外幾個禮娘子知道她們兩人不和，皆不敢多言，只是陪著笑臉，在一旁誇讚新娘子何等秀麗。

「桐姊姊大喜的日子，我怎好意思不捧場？」沈蘭池笑道：「出嫁這日的桐姊姊，可真是美極了。」

沈桐映已許久沒從她口中聽到這句話了，此時再聽，覺得極是嘲諷。她抬起手來，摸了摸厚厚脂粉下的那道傷疤，冷笑道：「太子殿下並不愛重我，美貌於我也是無用。可就算他不喜愛我，就算他曾跪在陛下面前求娶妳，就算我毀了容，可最終嫁給他的還是我。」

頓了頓，沈桐映垂下手指，嘲諷道：「日後，我定會過得比妳好千倍萬倍。」

沈蘭池本想說些什麼，可礙著今日是沈桐映出嫁之日，不可鬧得太過，便老實地只恭祝沈桐映日後福喜雙全。

沒多久，外頭傳來一串婦人嗓音，喊道：「新郎官過了朱雀門，就快要來咯！還不把新娘鬧出來！」

這是楚國習俗，新娘出嫁時，得由幾個娘家人鬧上一番，隔著蓋頭問些婚後幾子幾女的問題。

沈桐映蓋上了蓋頭，由沈蘭池挽著、另外幾個禮娘子攙著，跨出了房門。

「新娘子出來咯！」

「好看！真好看！」

肖氏打扮得一身喜氣，可一見到沈蘭池，她便垮下了一張臉，甩著帕子嘲諷道：

「喲，侄女兒，我可不敢累著妳，一會兒要是妳見了太子殿下心裡難受，我可沒法兒安慰妳。」

她這話擺明了是在諷刺沈蘭池也想嫁給太子，這才會見了太子心裡難受。
可周遭所有人都知道，明明是太子殿下先向沈蘭池求親，被拒絕後才定下了與沈桐映的親事。大房的女兒不計前嫌，前來當禮娘子，足見大房多麼知禮仁厚；反觀這二房，得了便宜還賣乖，心胸如此狹隘，實在是惹人嫌。
為免場面鬧得難堪，一名婦人上前來，對沈蘭池道：「這位禮娘子，妳也累了，不如去旁邊歇會兒，吃點兒茶？」
沈蘭池也不想多留，便應下了。

Crescent Family